

RICH MAN
POOR MAN

富人 穷人

[美] 欧文·肖 著
施咸荣 董衡巽 等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富人,穷人

Rich Man, Poor Man

[美] 欧文·肖 著

施咸荣 董衡巽 范于中 冯亦代 任吉生 石永礼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富人,穷人/(美)肖著;施咸荣等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402-3954-1

I. ①富… II. ①肖… ②施…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8815号

RICH MAN, POOR MAN by IRWIN SHAW

Copyrigh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SH AGENCY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Beijing Uni-wisdom Media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富人,穷人

[美] 欧文·肖 著

施咸荣 董衡巽 范于中 冯亦代 任吉生 石永礼 译

责任编辑/尚燕彬 金 东

装帧设计/小 贾 张 佳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 邮编10005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20 字数 570,000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46.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赫德森河谷的史诗

黑 马

《富人，穷人》，三十多年前读书求学时曾经为之眩惑的长篇巨制，在紧张的专业课和考试的空隙读这本美国当代小说既是一场艳遇也是一次强烈的心灵震撼，以至于我都没顾上注意那些译者是谁，也忘了小说里人物生活的年代。就是在课余的图书馆和集体宿舍的蚊帐里时断时续地、激动紧张地读完了，只感到是看了一部绵长的电影大片，心中留下了无数个性爱、拳击、豪华游艇、酗酒、斗殴、家庭暴力、豪宅生活的镜头，但这些对我来说都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刚刚从十年“文革”动乱和长期禁欲清教的贫穷年代走过来的中国小城市弱冠青年，我几乎是瞠目结舌，根本无法用当时学到的那点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去解读这样的小说。隐约觉得这是和二十世纪初美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德莱赛的《嘉丽妹妹》《美国的悲剧》有一脉相承之处的作品，也有杰克·伦敦小说的影子，甚至想到了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但似乎又与这些老前辈的作品有根本的区别。那时还是太年轻了，刚刚吹起改革开放春风的国度里一切都与那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美国没有相似之处，小说里那些或华丽或残酷的现实都让我无

法展开想象的翅膀去廓清,只能人云亦云,感叹那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多么光怪陆离、人们几乎都是魑魅魍魉、道德沦丧,然后悲叹这些人是多么不可救药:他们为什么自甘沉沦?为什么不奋起反抗,拿起武器,也“农村包围城市”,摧毁万恶的资本主义?

这些问题倏忽即逝,知道那是远隔千山万水的另一个世界里的事情,而且那个世界似乎在向我们靠近,从一九七〇年代尼克松访华开始继而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个被我们看作恶魔的国家似乎并非那么可怕。不久,出国留学潮开始了,人们开始蜂拥扑向那里,大多是腰揣用全部家当换来的几百美元登上飞机呼啸而去,到那里的餐馆里打工挣着学费攻读高尚的博士学位,然后再在那里定居工作并开始往这边的家里寄美元,回国探亲时带回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的冰箱、彩电等电器。再过些年,这一切都不新鲜了,我们什么都有了,包括这本小说里描写的那一切精神沦落和横流人欲。于是我就在这白驹过隙、风驰电掣的三十多年中匆忙走过,还没来得及弄懂这本让我激动颤抖的小说,就把它忘了。只是说起八十年代的读书经历,恍惚还记得一本《富人,穷人》。于是当我二〇〇〇年在英国做访问学者时,面对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现实生活,我情不自禁写起了我的英伦见闻录,下笔的题目竟然是《英国人是富还是穷》,这几乎是时代的叩问,似乎击中了奔向富裕的国人的心弦,一时间这篇文章被各种报刊转载,现在网上还能查到。我知道,那一刻本能地进入我脑海里的就是这本小说给我留下的四个字:富人,穷人。这是我与这本小说的不解之缘,它其实一直在我的成长历程中若隐若现并在冥冥中影响着我,只是我都快看不清它的身影了。

如今这本经典作品要再版,出版社约我来写序言,这真是缘分!隔着三十年的风雨路重温这部小说,我才发现,原来这些译者在这些

年里我都有所接触，而且领衔的竟然是我过从甚密的冯亦代先生，还有施咸荣先生、董衡巽先生和任吉生大姐！他们都给过我很多帮助和教诲，尤其是冯亦代先生耳提面命，我深受沾溉。可我不知道的是，在我没见过他们之前的学生时代，我已经通过这本小说的译文受到他们的恩泽了。

更为巧合的是，我在英国写了《英国人是富还是穷》之后，应邀去纽约北部赫德森河谷的根特地方的一个国际写作坊做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作家。我从伦敦飞到纽约，坐地铁到市中心转火车一路北上，但见山峦起伏，沃野平畴之间，赫德森河秀丽壮美，铁路将一座座娴静雅致的小市镇串起，那一路风光果然绮丽，辽阔的河谷地带小城安逸祥和的生活景象与聒噪繁荣的大纽约简直是判若云泥。车上的乘客告诉我，他们每天坐近一小时的火车进纽约工作，晚上再回到这里的家来，这里才是休憩养生的地方。我在根特小镇下了车，顿时感到那里安谧得出奇，似乎是停留在十九世纪的田园生活里。那火车继续向北开，一直开到美加边界的小镇奥尔巴尼。那边更加寂寥，也更加干净美丽。直到今天重温这小说，我才发现，其背景地恰恰是赫德森河谷里通向奥尔巴尼的铁路边的一座安宁的小镇子，这里的人们是与纽约全然不同的人，但他们不断地坐车出入纽约，把时髦的生活带回小镇来。原来我三十年前就与这里有了神交，可我那时连赫德森河与纽约的地理关系都不知道，所以没记住这片风景，即使我置身于这片风景中，我也没想到我曾经挚爱的《富人，穷人》就发生在这里。我只记住了小说的情节，记住了残暴的血腥和性爱的放荡，记住了生意场上的明争暗斗和尔虞我诈，记住了小人物向上爬的艰辛，可我却没记住作者对这里美丽旖旎的风光的描写，这里是他心灵的故乡，他应该是多么爱这里的山山水水，爱这里的父老同胞，才能写出那样的

传奇剧来！可惜，多年前我都不懂这些，只是猎奇，只是被青春的荷尔蒙驱动着读那些惊心动魄、一唱三叹的传奇故事。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离这部小说里的一切都隔着千万里地理和心理的距离，这样的小说似乎只有在我们对美国有了充分的了解后再读方得其真谛。可在那个闭塞的年代，似乎又只有靠这样的小说打开我们了解美国和美国人心灵的窗口。所以二次阅读很有必要，至少对我来说尤其如此。

繁华褪去，梦醒之后，进入信息时代，我们得以沉下心来重温这部小说，才能与小说里的美国人心心相印。

这时我发现，这部带有浓重的编年史色彩的小说，是美国草根人民心灵的史诗，作者的笔触实在太接地气了。

原来乔达虚家姐弟三人不是我们的同龄兄弟姐妹，他们离我们很远，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获得世界霸主地位后开始了自己的成年生活。如果要一个参照系，他们就是老布什、卡特总统的同龄人。而他们的玩世不恭的儿女正是克林顿、希拉里和小布什总统的同龄人。作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写这部小说时，卡特已经当上了美国总统，老布什正在中国当相当于大使的驻华联络处主任，克林顿和小布什们刚刚结束学业步入社会。显然作者关注的不是这类美国的精英家族。小说没有这种宏大的叙事，对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和越南战争也是一笔带过。如果我们只看到老布什和希拉里们，我们可能会觉得书中的美国人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但他们才是大多数美国草根人民。这就是美国社会的两重天地。

我曾经最崇拜的鲁道夫，恰恰是从底层奋斗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的青年才俊。他从肮脏的移民家庭里脱颖而出，靠着聪明才智和纵横捭阖的本事，大学毕业后在商业规则中游刃有余，终于成了富人

甚至当了小城的市长。但他不是于连,不是沃伦斯基,也不是马丁·伊登,这小说不是《美国的悲剧》,他是个很有情怀和亲情、家庭责任的人,一边辛苦地构建自己的商业和政治王国,一边对自己苦难的母亲、姐姐和弟弟尽着自己的义务,可谓心力交瘁。这个风度翩翩又长袖善舞的新型美国人,内心却是那么善良纯净,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通过打拼而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作者并没有一味赞美他,也写出了他内心极度痛苦挣扎的一面和世故狡黠的一面,他最终成为一个有良知的富人,这是个立体的“圆形”人物。

而他的姐姐格丽卿和弟弟托马斯则很是本能地遗传了父亲老乔达虚的生物缺点,性生活放纵,尤其是弟弟托马斯,不仅乱性,还打架斗殴,毫无责任感。但他们本质上又那么善良,终于历经生活的坎坷磨难,开始摆脱那个可咒的乔达虚生物遗传症,开始向理性和良知回归,成为道德完美的青年。格丽卿甚至成了好莱坞的电影剪辑员,托马斯成了游船船主。在这两人曲折苦难的生活历程中,克服父亲的劣质生物遗传几乎成了前二十多年的奋斗主题。他们的母亲似乎永远在用生物遗传这个咒语诅咒他们,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鲁道夫帮助他们逐渐摆脱了这种先天的诅咒,让他们的人性复归,或者不如说是让父亲善良的一面战胜了邪恶的一面。这简直是一场人性与遗传的战争。但即使那个杀过人的德国移民父亲,即使他是个性欲亢进的人,他心底深处对鲁道夫的爱竟然是那么感人至深。他看出了鲁道夫先天的生物遗传优点,认定他将是家族的希望,从小把他当少爷养,为了不让他劣迹斑斑的弟弟影响他的前途,他倾尽了自己辛苦一生的所有给托马斯洗刷罪恶以保证他不进监狱而影响哥哥的前途。最终这个半人半兽的可怜的父亲在孤寂和失落中投入赫德森河自戕,这是个令人唏嘘的可怜的小人物。但就是他托起了鲁道夫这

个上等衣冠。一家人里就出息了鲁道夫这一个，连他富有的妻子也患上了酒精中毒症不能自拔，最终还害死了他的弟弟托马斯。成为富人，要有这么多的穷亲人为他铺路垫底，他又要为他们做出巨大的牺牲，这几乎是一部普通人家的血泪史。

我庆幸在三十多年里两度阅读这部史诗般的小说，在亲历赫德森河谷后，似乎更懂得这些奋争中的草根美国人了。尤其是我到现在才清楚，乔达虚三姐弟是老布什的同龄人，他们的孩子是克林顿的同龄人之后，我就更懂得这些国家头面人物组成的宝塔尖下那托着他们的庞大基座，那是千万个有血有肉的不同阶层的美国的灵魂。

目录

CONTENTS

赫德森河谷的史诗 / 001

第一部

第一章 / 003

第二章 / 039

第三章 / 057

第四章 / 067

第五章 / 082

第六章 / 097

第七章 / 121

第八章 / 156

第九章 / 191

第十章 / 217

第十一章 / 220

第二部

第一章 / 233

第二章 / 246

第三章 / 281

第四章 / 285

第五章 / 317

第六章 / 340

第七章 / 357

第三部

第一章 / 369

第二章 / 394

第三章 / 402

第四章 / 436

第五章 / 441

第六章 / 455

第七章 / 466

第四部

第一章 / 495

第二章 / 508

第三章 / 531

第四章 / 555

第五章 / 568

第六章 / 584

第七章 / 603

第一部

第一章

一九四五年

1

田径教练唐奈利先生这天提前结束训练,因为亨利·富勒的父亲到中学运动场告诉亨利说,他们刚接到华盛顿打来的电报,说是亨利的哥哥已经在德国阵亡。亨利是田径队里铅球推得最远的运动员。唐奈利先生让亨利单独进去换了衣服后跟他父亲一起回家,随后吹哨集合全体人员,宣布说:为了向死者致敬,现在大家都可以回家了。

垒球队在内场练球,可是那天下午队里没有人死掉哥哥,因此训练继续进行。

鲁道夫·乔达虚(二分二十秒低栏赛跑运动员)走进更衣室洗了个淋浴,虽说他跑得不多,还没出汗。家里老是没有热水,他只要有可能,总在体育馆洗澡。这所中学在一九二七年人人有钱的年代建成,浴室很宽敞,热水供应很充足。学校里甚至还有个游泳池。平时训练完毕,鲁道夫还去游泳,但今天没去,为了向死者致敬。

孩子们在更衣室里讲话声音很低,不再像平常那样打打闹闹。队长史密利站到长凳上说,如果给亨利的哥哥开追悼会,大家应该出份子买一个花圈。他认为,每人出五毛钱就够了。从孩子们的脸部表情可以看出谁出得起五毛钱,谁出不起。鲁道夫出不起,但竭力装出一副出得起的样子。那些答应得最痛快的孩子都是有钱人家,家长在学期结束前总带他们到纽约市买一年穿的衣服。鲁道夫买衣服却是在菲利普港镇上波恩斯坦的百货商店。

但他的衣着很整洁,戴着硬领和领带,防风皮外套里面穿着运动衣,那条棕色长裤是一套旧西服上的,上装的胳膊肘已经磨损,不能穿了。

亨利·富勒属于那类从纽约买衣服的孩子，但鲁道夫清楚地知道，今天下午亨利已经不能从这一事实中感到什么乐趣了。

鲁道夫迅速地离开更衣室，因为他不愿跟其他人一起回家，谈论亨利·富勒哥哥的事。他跟亨利的关系不算太密切——亨利太笨，一般掷重运动员都有点笨头笨脑——他不想装模作样地表示太多的同情。

学校在镇上的住宅区，位于商业中心的东北部，周围都是半挨半不挨的单家住房，这些房舍在市镇发展时期差不多与学校同时建造。它们本来都是一个格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屋主把窗框和门户油漆成不同的颜色，有几家还加了凸窗或阳台，徒然想使自己屋子的外表有所不同。

鲁道夫手里拿着书，迈着大步，在学校附近有裂缝的人行道上行走。那时正当初春季节，天气不十分冷，但刮着风，他由于下午的体育锻炼比较轻松，时间又短，因此觉得心情舒畅，有种过假日的感觉。大多数树木已吐嫩叶，到处是蓓蕾。

学校建筑在山上，他望得见下面的赫德森河，冷森森的，仍带着冬天的寒意；他也看得见镇上几座教堂的尖顶；在南边远处，看得见博伊兰砖瓦厂的烟囱，那是他姐姐格丽卿工作的地方；沿河还看得见纽约铁路中枢的路轨。菲利普港不是个漂亮的市镇，虽说过去市容很美丽，殖民地时期的白色大宅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坚实石头交织在一起。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经济繁荣使不少陌生人拥入市镇，而且来的都是劳动人民，他们的狭窄阴暗的家宅像蜘蛛网一样分布在市镇各处。接着，经济萧条差不多使所有的人都失了业，那些偷工减料盖成的房子也都无人照料；正如鲁道夫的母亲所抱怨的那样，整个市镇简直成了一个贫民窟。但严格说来这话并不确实。市镇的北部仍有许多豪华的大宅和宽阔的街道，而且不管日子好过不好过，这些宅邸都维持了下来。甚至在那些败落的市区里，也照样有一些大宅，由于宅主人不肯出走，宅前仍有肥沃的草坪和老树，外貌还过得去。

战争再一次使菲利普港繁荣起来，砖瓦厂和水泥厂都蓬勃发展，连皮革厂和巴伊菲尔鞋厂在接受军事订货后也重整旗鼓。可是在战争时期，人们忙于其他事务，谁也顾不上外表，结果，这个市镇看上去简直比过去还要破落。

现在展现在他眼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市镇，它在刮风的午后阳光下显得杂乱无章，不成格局。鲁道夫不由得心中暗想，不知有没有人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卫它或者占领它，就像亨利·富勒的哥哥为了攻占德国某个无名的市镇牺牲他的生命一样。

他暗自希望战争再延续两年，虽说现在看来这个可能性并不大。他很快就十七岁了，再过一年就可以参军。他幻想自己戴着少尉的银色杠杠，向一个士兵回礼，在机枪的火力下挥手要一个排跟着他冲锋。这才是一个男子汉应有的经历。他很惋惜现在已经没有骑兵。那才威风哩——挥舞着马刀，跃马奔驰，向可鄙的敌人冲杀。

在家里，像这样的事他连提都不敢提。只要有人隐约提到仗可能打下去，鲁道夫可能应征入伍，他母亲就会歇斯底里发作。他知道有些少年谎报了年龄去参军——传说中有十五岁甚至十四岁的少年参加了海军，还获得了勋章——但他不能瞒着母亲做这样的事。

像往常一样，他绕了个弯，经过勒诺小姐住的房子，但不见她的人影。勒诺小姐是他的法语老师。

于是他走向百老汇路，这是镇上的主要街道，跟河平行，从纽约去奥尔巴尼的公路也经过这里。他梦想着有一辆汽车，一辆像他看到的从镇上疾驰而过的那种汽车。他一旦有了汽车，就每个周末都去纽约。他还说不出自己到纽约去干什么，但他肯定要去。

百老汇是条难以形容的通衢大道，各式各样的店铺混杂在一起，肉店和市场隔壁是一些出售妇女服装、廉价首饰和体育用品的大商店。他像平常一样在海陆军用品商店的橱窗前停住脚步，观看和劳动鞋、卡其军裤、卡其军衬衫、手电筒、单开小刀等陈列在一起的钓鱼用具。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钓鱼竿，那竿很细很华贵，带着一卷卷值钱的钓丝。他平日在河里钓鱼，到了钓鲑鱼季节就到向公众开放的溪里钓鲑鱼，但他的用具很原始。

他穿过另一条短街，往左拐到文德霍夫街，他家就在那里。文德霍夫街和百老汇街平行，似乎竭力想仿效它，但仿效得很不高明，就像一个穷人穿着臃肿的衣服和磨损了的鞋子，却要装作刚坐凯迪拉克轿车到达。店铺都很小，陈设在橱窗里的商品都蒙着一层灰尘，仿佛那些店主

人明知道一切努力实际上都是白费。有好几家店铺的前门仍钉着木板，都是在一九三〇年或一九三一年关闭的。战前铺设新下水道的时候，工程建设局把遮蔽人行道的树木统统锯掉了，此后谁也想不到再种植新树。文德霍夫是条长街，离他家越近，街道就显得越发寒碜，仿佛光是往南走就会使你精神委顿下来。

他母亲站在面包房的柜台后面，肩上裹着一条披巾，因为她身上老发冷。房屋在拐角上，因此装有两扇大窗户，他母亲老是抱怨，尽管装着窗玻璃，却无法使铺子保暖。她当时正往一个棕色纸袋里装一打硬面包圈，是卖给一个小姑娘的。店铺前面的橱窗里陈列着蛋糕和水果馅饼，但这些都不是在地下室里自制的。负责做面包和糕点的是他父亲，他从战争一开始，就认为自己做糕点划不来。现在有一家大食品公司的卡车每天早晨停到店门口送糕点，阿克塞尔自己就只做面包和面包圈。糕点在橱窗里如果放了三天卖不出去，他父亲就拿到楼上让全家吃。

鲁道夫进去吻了下他母亲，她轻轻地拍着他的脸颊。她老是显得疲倦不堪，老是眯起眼睛，因为她一支接着一支抽烟，烟都进了她的眼睛。

“怎么这样早？”她问。

“今天训练时间短。”他说。他没说什么。“我来照顾这儿。您现在可以上楼去啦。”

“谢谢你，”她说，“我的鲁迪。”她又吻了他一下。她对他非常亲昵。他很希望她偶尔也吻吻他弟弟或者他姐姐，但她从来不吻他们。他也从来没见过他母亲吻过他父亲。

“我上楼去准备晚餐。”她说。家里就她一个人管晚饭叫晚餐。鲁道夫的父亲负责采购，因为他怪他妻子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买食物又分别不出质量好坏，不过饭菜通常都由她烧。

她从前门出去。他家住在三楼，从店里没有门直通门道和楼梯。他从陈列的糕点中望出去，看见他母亲经过橱窗，冷风吹到她身上时还打了个寒战。他很难想象她才四十出头。她的头发已经斑白，走起路来像个老太婆那样拖着脚步。

他拿出一本书来读。铺子还要营业一小时，时间将会过得很慢。他